

在戈壁沙漠上飞行

叶君健

百叶丛书 • 百叶丛书 • 百叶丛书



在戈壁沙漠上飞行

叶君健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在戈壁沙漠上飞行

叶君健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42 印张：4.75 字数：57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

书号：10397·62 定价：0.85元

前 记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由于国家对外文化活动的开展，我经常被派去国外参加一些作家和知识界的国际会议。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这些活动停止，我本人也靠边，接受批斗。“四人帮”被清除后，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的交往又频繁起来，国际文化活动也比过去增多。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要出去几次，当然这也包括国外一些大学和学术机构对我个人的邀请，去讲学或作报告。在时间条件准许之下，我偶尔也写点散文式的游记，记载我在彼时彼地的一些感受。这个小本子里所收集的几篇作品，就是遵照这个丛书编者的意图，从这些文章中选出来的。为了尊重历史，它们的内容我并未因时间的变迁而大作改动。它们基本上仍保持原样。

叶君健

一九八四年八月

目 录

前 记

在戈壁沙漠上飞行·····	(1)
过孟加拉湾·····	(6)
古城贝纳勒斯·····	(12)
在苏伊士运河上来去·····	(19)
塞浦路斯之行·····	(36)
夜航·····	(63)
路经莫斯科·····	(68)
在布拉格漫步·····	(73)
访问一个城市共和国·····	(79)
瑞士的一个“隐士”城·····	(97)
丹麦散记·····	(115)
从纽约到塞德拉比兹·····	(131)

在戈壁沙漠上飞行

十月的天空非常干净，连白云都没有一块。从高空向下面望，我们可以看到一片累累的山丘，稀疏的村落和密密的树林。树叶还没有凋落，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它在山丘上撒下的荫影。偶尔之间，群山的中断处露出一个圆圆的绿圈或飘出一条白色的长带。那是小湖或者河流。周围的山峦映在它们里面，着上一层绿色。窗外的太阳是那么温暖，你可能以为下面正是明媚的春天。

飞机的右翼在略微向下倾斜，因为它正在变换方向。在遥远的天际隐隐地出现了一条巨蟒。它蜿蜒地伸展着，从东到西，长达数千里。当发动机的隆隆声在它上面轰鸣的时候，它丝毫也没有动静。这条蟒蛇，它就是世界上

七大奇迹之一——我们的万里长城。越过了它我们就来到了我们历史上所谓的塞外。不一会儿我们就飞出了国境。

下面是一片广大的平原。向后面倒退的群山渐渐地变得模糊、阴暗。我们渐渐只能看到几个点——这是那些群山的峰顶。它们象一串珠子，围着这片辽阔的平原。向前望去，这片平原与天空简直分不出界线。唯一的分别是，它的颜色焦黄，而天空却是蔚蓝。这就是大戈壁沙漠。

跟人们所想象的不一样，这里似乎从来没有过任何风暴。相反地，这里还似乎经常有雨。我记得从前在阿拉伯沙漠上空飞行的时候，那里干燥和淡黄色的细沙，常常被狂风卷到半空中，形成旋螺式的擎天圆柱。远看去，这些圆柱很象神话中从天空降下的龙。但这里却是那么平静！在那些起伏不平的、数不清的丘陵之间，隐隐地闪耀着许多根弯弯曲曲的银线。它们是雨过后流水所遗下的痕迹。雨！这似乎是戈壁沙漠的一个特点。沙层因为经常被雨洗刷，看起来象是被糊上了一层柔软的黄

泥。黄泥现在当然是焦干了。这种焦干的状态，使人联想起史前期的、干枯了的海底。那远远地留在后面的、半圆形的环山，现在只剩下一条弧形的黑线。它成了这个枯海的海岸。

飞机降低了一千公尺，在这个辽阔的史前期的枯海上寂寞地航行着。那条海岸线慢慢地消失了。这里似乎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它只是永恒的太空的一部分。

正在这时候，一个奇迹出现了：从远方伸过来一条钢铁组成的直线。太阳光在那上面嬉戏，掀起一系列五光十色的光圈。这些光圈在寂寞的太空中闪耀着，一会儿变成长虹，一会儿变成燃烧着的焰火。只有当一长串蠕动着的黑物慢慢地在那条线上爬过来的时候，这些光华灿烂的幻象才忽然消逝。这是一列火车。

火车！在这个史前期的枯海上居然有蒸汽机在活动！这时我才发现我受了大自然的欺骗。我戴上深蓝色的太阳镜。多么令人兴奋的景象啊！这里不仅有人在劳动，而且这些人正在改造自然。

在许多丘陵的附近，隐隐约约地露出许多

半圆形的土墙。第一眼看来，它们似乎是一个被风沙埋没了的古城留在地面上的几块断垣残壁。但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它们是沙漠上的居民为了与自然斗争而作的有计划的防护设备。它们的功用是要挡住狂风或暴雨所造成的激流的侵袭。的确，它们环抱着村屋、蒙古包和羊圈。这些东西的存在说明住在沙漠上的人们已经不再是在过游牧生活，而是在作长远安居的计划。这些村屋和蒙古包联成为村落，在这里，无疑地，人们已经开始了集体生活。

再远一点是一片断断续续的、面积大小不一的灰暗色的草地。这些草地的四周有些还缀着一道黄褐色的沙带。这说明它们是不久以前才从沙漠改成的牧场。大大小小的畜群，象蚂蚁似地正在这些草地上放牧。泛着太阳的银带在它们中间象脉络似地散布开来。这都是人工开辟的、灌溉这些土地的水渠。

飞机在继续向前飞航。每隔几分钟，下面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风景：一会儿是蒙古包的村落，一会儿是骆驼队，一会儿是牧场，一会

儿是长满了农作物的、新开垦出来的处女地。在它们中间横贯着许多公路。载重卡车和汽车在那上面往来行驶，使这个原来似乎没有生命的枯海不仅显得非常活跃，而且非常年轻。

草地的面积越铺越广。在不远的前面还出现了树林。河流也多起来了。水在太阳光中微笑。飞机倾斜了一下，就开始盘旋起来；它快要结束一段航程，因为它已经到达了它的目的地——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这里，人们正在计划着把我们刚才飞过的那片沙漠改变成肥沃丰饶的土地。

过孟加拉湾

飞机在微微地向左倾斜。贴着窗子一望，原来它在调换方向：向西北飞行。缅甸的蔼蔼青山和漠漠水田，都被扔在后面。只有仰光的那座高耸入云的金佛塔还在炽热的太阳中放射出灿烂的金光，想要吸引住旅人们对这个美丽国家的留恋。的确，我们这个玲珑而美丽的邻邦值得留恋。虽然我们已经和她告别了，但脑海里还一直保留着缅甸人所特有的那种亲切的友情和微笑。甚至当飞机越过了伊拉瓦底河、进入了孟加拉湾的时候，这种友情和微笑在我们的记忆里仍然很新鲜。要忘记它真不容易。但孟加拉湾也非常吸引人。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要在你的脑海里占领一个位置。

孟加拉湾对我说来并不是那么陌生。许多

年前我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曾和它见过一面。那时船一跨过阿拉伯海，拐个弯就来到了孟加拉湾的口外。那时海面上笼罩着低气压和阵雨。水上辐射出一股蒸气，那酷热的程度和红海差不多，但是没有红海那样可爱，因为当时缺少一个鲜艳的太阳。但现在，真使人有点难以置信，孟加拉湾却显得那么秀丽！当然，这次我们是在它上空横渡，而不是在它口外掠过。

它平静得象一面镜子，温柔得象一个姑娘。水是那么蓝，没有一道皱纹。除了气候比较热以外，在许多方面它很象欧洲文明发源地的地中海。它也是一个文明的摇篮。东岸的缅甸人，西岸的印度人和住在北岸的孟加拉人，都吸取过它丰富的营养。具有印度教、伊斯兰和佛教三种特点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在它的沿岸滋长和发展起来。巨大的河流从这三个地区向它汇集：东边的伊拉瓦底河，西边的马哈拉底河、高达瓦里河、吉斯特纳河和哥微里河，北边的卜拉马普特拉河和恒河，都在这里倾泻它们的积水。这些河流灌溉着广大的土

地，在它们的入海处又形成丰饶的三角洲。这些三角洲是沿岸各民族文化和经济相互交流的据点。

飞机飞得很低。它在这个和平安静的海湾上几乎是象一只早晨的蜻蜓，在点着水前进。沿岸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平原，湾内则是一尘不染的碧水。水上时而出现三两渔舟，时而驶过几艘汽船。飞机有时在它们头上掠过，遥遥地在它们之间留下一道细长的阴影。这时，可能我的眼睛在发花，可能我的脑子在幻想，我似乎看到这些船上飘着的旗帜在向我们的客机敬礼。海面虽然是那么静，但是却充满了感情和生命。

“看！那都是我们印度的船。”机上那位温雅的孟加拉国的女服务员说。她正站在我旁边，手里托着一盘茶。她看见我正贴着窗子在凝望海面，所以她才故意打断我的注意力，使我好接过她善意送来的午茶。接着，她似乎猜到了我所想象的东西，当她递过茶、转身要走的时候，她又补充了一句，说：“它们在向我们敬礼，因为它们知道这是我们自己航空公司

的客机。”

在这个女服务员的语汇中，“我们”是“独立”的同义语。所以在这种场合下，当她一提起“我们”或“我们的”这种词儿的时候，语气中似乎洋溢着一种民族的自豪感。这使我的思想又回到孟加拉湾。

这个美丽的海湾，正如这个广大土地一样，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并不是沿岸居民的内海，而是英帝国的殖民地。过去这里的天空上只飞着英国的飞机；这里的水上只驶着英国的船只和军舰。这块许多世纪以来抚育沿岸几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摇篮，那时成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它不是这些民族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基地，而是帝国主义者从事经济侵掠和武力镇压的据点。

飞机继续贴着水面向北飞行。这个现在获得了解放的内海显得那么开阔，那么舒畅，那么和蔼。我们这些解放了的国家的旅人也同样感到舒畅，轻快。飞机象一只春天的燕子，也似乎是飞行得很舒畅，很轻快。

这里的海岸真是一种奇观！古老的恒河，

象一条巨龙，在一个广漠的平原上不慌不忙地蜿蜒着，一直伸向南而入海。在入海处它倾泻出一股黄色的激流。这股激流铺到那蓝色的海水上，形成一片流着金光的麦浪，好象是海上浮着的一块麦田。无数的支流，象这条巨龙的鬚曲鬚，杂乱无章地向东西两边撒开。它们映着天顶上的太阳（因为已经接近中午了），泛出银白色的闪光，使这条巨龙更显得威风、庄严。

飞机就在它银白色的鬚鬚上慢慢地转向西前进。它飞近了加尔各答的沿岸。它开始在这里盘旋起来。下面这些纵横交错的银色鬚鬚就更清楚地印入眼帘。它们和胡里河的支流织成一个广大的灌溉网，使这块三角洲象一块镶满了珍珠和银丝的绿色地毯：因为农作物是长得如此茂盛，而水渠和河流，在中午的太阳光中，则简直象珍珠和银线。

正是这块肥沃的土地，最初引起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注意。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约布·卡尔诺克于一五九六年就在这块三角洲上用欺骗的手段租得了一个小村，作为他“商业活动”的据点。到了一六八六年，东印度公司向

沿岸伸展了二十六英里，占领了一个名叫苏塔纳提的村子。到一六九〇年，他们又侵占了附近另一个叫做加里加塔的村子。这样，通过逐步蚕食的办法，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附近一带所有的村子。到了一六九六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巩固他们的掠夺，便在这里建立了那个有名的“威廉炮台”，以镇压当地人民的起义。加尔各答这个城市便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地成长起来。此后它就成为英国吞并整个印度的据点——它直到一九一二年止是英国统治印度整个大陆的“首都”。不仅如此，它还成为英国奴役孟加拉湾沿岸其他国家的基地。

飞机在这个城市的上空盘旋了好几匝，好象要故意使旅人们看看它解放后的新面貌似的。接着它就以一种舒缓的姿态徐徐地降落，因为要在这里加油，是的，它现在不同了。我记得好几年前第一次在这里着陆的时候，机场上飘着的是英国国旗，站在出口处检查行李的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关税吏，现在这些东西都不见了。我走出飞机场到休息室去休息的时候，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松快。

古城贝纳勒斯

虽然一清早就从新德里坐上了快车，但到达贝纳勒斯时依然是半夜。这时四周一片静寂，贝纳勒斯城已经入睡了。

第二天它醒得很慢。当我在它街上走过的时候，它几乎可说是没有动静。这里没有工厂的汽笛声，没有电车的走动声，也很少有汽车的喇叭声。在看了孟买、加尔各答或德里这种类型的大城市以后，这个城市似乎是生活在一个较远古的世纪。近代的生活似乎和它没有太大的关系。

的确，这是世界上一个稀有的古城。据说它有四千多年可考的历史。它的原名叫做“加尸”，在现址的北部，曾经在文化上作过杰出的贡献。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把它叫做“瓦拉纳西”，不过